

東海大學美術系碩士班碩士學位

創作論述



指導教授：王怡然 教授

研究生：蔡佩君 撰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

蔡佩君 君所撰碩士論文：

閱讀空氣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會

吳超然 (吳超然)

廖瑞芬 (廖瑞芬)

指導教授 王怡然 (王怡然)

系主任 張惠蘭 (張惠蘭)

中華民國 108 年 01 月 07 日

摘要

本文描述個性看似外向卻又孤獨的自己如同空氣一般，無色無味、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它確實存在於你我周遭，需要透過慢慢的感受與觀察，方能覺察微小之處和真實含義。在外向孤獨的性格驅使之下，要被別人瞭解內心真正的情緒可說是難上加難，除非對方會讀心術。然而矛盾的是，內心卻又渴望被瞭解，希望別人能從自己的細微行為舉止中，閱讀出內心的端倪。現今科技的發達，大多數訊息的傳遞從面對面的對談轉移到螢幕與螢幕的交流，這也造就了更多外向孤獨的人們，網路世界與真實世界相較，網路世界的生活會更顯得自在些。

作品多以紅色系顏色呈現，紅色代表著熱情奔放，同時也釋放出緊張與不安的能量，兩者充滿矛盾的形容詞，卻是從同一顏色而來，而這些形容紅色的形容詞也都形容著我，是別的颜色不能取而代之的。自畫像是逼迫自己面對自我，畫中的自己更像是治療師，她療癒我、使我更加瞭解自己也接受自己。若是說，紅色是貫徹整個牛肉麵的湯頭、自畫像是牛肉麵中牛肉的角色，那畫中的紋樣就是牛肉麵旁的紅蘿蔔與白蘿蔔，紅蘿蔔與白蘿蔔雖然是配菜，但要是沒有他們，整碗牛肉麵會顯得黯然失色，紋樣在作品中就是扮演著輔助、襯托的角色，幫助畫中人物表達出內心的感情。

關鍵字：閱讀空氣、外向孤獨、紅色系、自畫像、紋樣

Abstract

My thesis describes myself with an external image as an easy-going person, but inside I am lonely and see myself as air. Air is colourless and odourless, which cannot be seen nor touched. However, it fills our surroundings. It has to be carefully observed in order to notice the slightest presence and change of it. I seem to be friendly, but rather alone inside. It is hard for people to read my mind and real emotions. But deep in my heart, I want to be understood by others. Though my unnoticeable move and behavior, the 'Air' could become readable. The technology becomes more advanced nowadays,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changes from face-to-face conversations to messages on monitors. People are friendly but alone. They are more comfortable on the internet than in the real world.

My works present in different shades of red. Red always represents enthusiasm,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brings out anxiety and nervousnes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lings come from the same colour. These adjectives describe the red colour and me, which cannot be substituted by other colours. Drawing self-portrait is a way to force me to face myself. 'I', in the drawing, am a therapist to heal me, making me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myself. If I compare my works to beef noodles, the red colour will be the soup containing all the ingredients; 'I' in the drawing will be the beef; and the patterns will be the carrots. Although carrots are not the main ingredients of beef noodles, they are essential in brightening the whole dish. Patterns in my works take the supporting role, helping to present the emotions inside my heart.

目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目錄.....	III
圖目次.....	IV
第一章 緒論.....	01
第一節 創作動機.....	01
第二節 創作目的.....	02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02
第四節 名詞釋義與釋題.....	03
第二章 外向孤獨的現代人與我.....	05
第一節 探討現代人的外向孤獨感特質.....	05
第二節 屬於自身的外向孤獨感.....	07
第三節 我畫自己，我與我的作品是被閱讀的空氣.....	09
第三章 閱讀我.....	12
第一節 視線與觀者之間的關係.....	12
第二節 由自身的不安全感探討不安穩構圖.....	15
第三節 紅色系作為一種符號.....	18
第四章 閱讀空氣.....	21
第一節 被纏繞的矛盾.....	21
第二節 兩個我.....	27
第三節 療癒角落.....	32
結語.....	41
參考文獻.....	42

圖目次

圖 1 草間彌生〈千舟連翩〉，1963 年.....	10
圖 2 草間彌生像.....	11
圖 3 〈噼噼喳喳-1〉(局部)，2017 年.....	12
圖 4 〈勾勾手〉，2018 年.....	12
圖 5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 (Marina Abramović)，〈藝術家在此(The Artist Is Present)〉片 段.....	13
圖 6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 (Marina Abramović)，〈節奏零〉.....	14
圖 7 八大山人〈山水魚鳥圖〉，年代不詳.....	15
圖 8 米開朗基羅〈創世紀〉.....	17
圖 9 戴安·亞博斯 (Diane Arbus)，〈手持玩具手榴彈的小孩〉.....	17
圖 10 〈打勾勾〉(局部)，2018 年.....	17
圖 11 〈哭泣與耳語〉電影片段.....	19
圖 12 山魈面部的紅色印記.....	20
圖 13 〈矛盾-1〉，2017 年.....	22
圖 14 〈矛盾-2〉，2017 年.....	22
圖 15 〈噼噼喳喳-1〉，2017 年.....	25
圖 16 〈噼噼喳喳-2〉，2017 年.....	26
圖 17 〈圓圈〉，2018 年.....	28
圖 18 〈勾勾手〉，2018 年.....	30
圖 19 〈聽你聽我〉，2018 年.....	31
圖 20 莫里斯 William Morris，〈Snakeshead〉，1876 年.....	32
圖 21 〈毛毯貓〉，2018 年.....	34

圖 22 〈離開之後-1〉，2018 年.....	36
圖 23 〈離開之後-2〉，2018 年.....	37
圖 24 〈離開之後-2〉細節，2018 年.....	38
圖 25 〈離開之後-2〉細節，2018 年.....	38
圖 26 〈離開之後-2〉細節，2018 年.....	38
圖 27 〈離開之後-2〉細節，2018 年.....	38
圖 28 〈離開之後-2〉細節，2018 年.....	38
圖 29 〈離開之後-2〉細節，2018 年.....	38
圖 30 〈如果可以成為野獸〉，2018 年.....	4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創作動機

由自身性格作為出發點，內向、悶騷、固執、矛盾、慢熟、沒有安全感、些微的人群恐懼是自認為形容我這個人的形容詞，既不善於表達想法，也不喜歡將之表現出來，時常話到了嘴邊又硬生生地吞了回肚裡，怕說了後悔，還是別說好了。別人說我樂觀，因為臉上總是掛著萬年不垮的笑容，相反的我自覺悲觀多一些，老是擔心這個擔心那個，只差沒有擔心哪天天會塌下來而已。表面上看似平靜，實則內心已淪陷自身波濤洶湧的小宇宙。實際上不太喜歡這樣的自己，從小到大總會被灌輸「女孩子要大方一點」的想法，礙於社會環境與逐漸社會化的我，是無法容忍隨心所欲的，所以有時候會逼著自己做不是出於內心的事情，有點相互矛盾的之感。到了現在，還是對於女孩子要大方這個觀點有著存疑，仔細想想，骨子裡原本的性格，從我呱呱墜地那一刻開始，甚至在媽媽的肚子裡就已經長成，用「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這句俗諺來形容是再也不為過了。即使受到社會化與社會環境影響，內心深處的那個我還是會時不時地跑出來晃悠，我稱自己似「外向孤獨者」。

時常被長輩說我很聽話，是個乖乖牌，要是看得到內心的那個我，當下的表情一定是皺著眉頭、瞪大雙眼、一臉不可置信的樣子，不過臉上還是會不自覺的咧起笑容、雙唇之間迸出謝謝兩個音。擁有這樣的個性，別人很難從表情上閱讀出我真實的喜怒哀樂，有種「喜怒不形於色，心事勿讓人知」的感覺。也曾經被認識多年的朋友說過我是扮豬吃老虎，但其實我只是比較慢熟，需要小火慢煮，才能把我的心門煮開。

第二節 創作目的

這樣的個性，外向與孤獨乍聽之下是兩個分道揚鑣的相反詞，但它們卻同時在我心裡築起了巢，我想，兩者是可以共存的。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和我一樣的外向孤獨者，能夠左擁外向右擁孤獨，外相與內向、孤獨與不孤獨並沒有一個標準值，而是透過相互比較而得出，自覺已經很內向了，但還看過有比我更嚴重的人，我們只能以相對來說做為評判，也無法斷言哪個個性比較好或是哪個比較不好。不管是哪種類型的性格，我想要打從內心的接受它、喜歡它。另外，想要探討這樣的我與這樣子的現代人的共通處，透過我的自身性格 — 那種似「外向孤獨」的性格 — 來與現代人呼應、找到共鳴，並在創作過程中，對自己抽絲剝繭，進而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此論文以 2017 至 2018 年間的創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作品內容以自畫像為主題，探討自我內心外向孤獨，卻又想被他人了解的矛盾感。進而衍伸到現代人因科技的日益發達，而漸漸也有外向孤獨的這種症狀。透過紅色系與紋樣的呈現，來說明自我內心情緒的波動。研究方法如下：

- 一、觀察法：先從瞭解自己開始是創作的源頭，在審視自我內心的世界後，轉化成為創作的元素，在創作過程中不斷的進行檢視與反思，並梳理自我情緒以釐清創作方向及脈絡。
- 二、文獻閱讀法：閱讀有關人格特質的心理學與藝術治療相關書籍，以不帶有評價的方式、從研究理論中發現自我並更瞭解自己。
- 三、圖像研究法：從創作脈絡中，理出畫中的風格、內容、色彩、構圖、紋樣等等，揀選藝術史裡有相似元素的作品作為參考，觀看畫作如何對應心理、反映心理。

第四節 名詞釋義與釋題

一、外向孤獨

「外向孤獨症」是一種網路語言，準確點說應該稱作「外向的孤獨」，在大家的面前總是笑逐顏開、快快樂樂的樣子，給大家以樂觀、開朗、熱情、自信、進取的印象，這就是所謂的「外向」，而事實上真實的自己是內向的；內心多愁善感，但卻不喜歡將之表現出來，也不喜歡刻意地找人訴說，周圍人也誤以為他們內心很強大而沒有怎麼關心他們，這就是所謂的「孤獨」。

孤寂是從期望得到別人「理解我的想法」中，衍生而出。¹

外向孤獨是一種隱性的孤獨，通常表現在細微之處，就像內心所發出的警訊。引起人們外向孤獨的原因，大多來自於科技的進步，人們對於科技期待的越多，卻無法全然的讓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感與科技成正比，藉此延伸至自我的外向孤獨。

二、閱讀空氣

人類的肉眼看不見空氣，卻可以透過空氣中細微變化讓五官感受到身處在什麼樣的環境。若是在空氣中聞到花香，那大概是置身於花園裡；若是在空氣中感受到一股潮濕的霉味，那大概是在地下室，這些空氣中的元素，使我們能隱約辨認出所在地，並在腦海中想像出這個地方的樣子。作品中的我就猶如空氣一樣，釋放出不同的元素，從人物眼神、動作、花紋和場景佈置中，讓觀者去瞭解、拼湊出情緒與想傳達的訊息。

我將外向孤獨症的人如同空氣一般，我把這樣的人比喻成需要被閱讀的空氣，「外向孤獨感」與「閱讀空氣」相似點在於：表現出的行為、外表與內在或許有所落差，甚至可說是全然相反，真正的意思是被隱藏起來的，就像空氣一樣，我們知道它的存在，但卻無形、無色、無味到難以察覺而時常被忽略。觀者在觀看作品的同時，就好像在跟我相處一樣，因為畫面上的人物所描繪的就是我，透過觀看作品來瞭解我，將那個現實生活中不喜歡說也不喜歡將內心世界坦露給別人看的我、卻又對於如此的自己感到厭煩與矛盾的我呈現在作品上，

¹齊藤茂太(2017)。楊素宜。〈孤獨力：一個人也可以好好過〉。臺北市：遠流出版。

希望觀者在觀看作品時，猶如在閱讀我一樣。「閱讀」是一種細細品嘗的動作，「空氣」是外向孤獨的我真正想表達的內心世界，在作品畫面上能夠仔細地品出最真實的那個我，既然難以開口言語，那就以繪畫出的畫面來替代說話的言語。每個人都渴望被瞭解，透過「閱讀空氣」，而非透過語言，希望別人瞭解我，也希望能更瞭解自己、誠實的面對自己。

第二章 外向孤獨的現代人與我

第一節 探討現代人的外向孤獨感特質

現今科技越來越發達，人們面對面交流的機會甚少，在同一個飯桌上吃飯時，關心的不是對方，而是手上的手機螢幕，就好像坐在對面的人只是空氣一般，其實對面的人就可以在飯桌上聊得很開心，但事實卻是和虛擬手機裡，在遙遠那方的人聊得很開心，這種捨近求遠的行為在現今的社會時常發生，有了新科技的出現，我們好像越來越不擅長面對真實存在的人，需要透過機器，才能順利又愉快的溝通。就像收到了一則訊息，好像應該要表現出這訊息很好笑的反應，時常就會回個「哈哈」來草草帶過，但實際上在螢幕前輸入這段虛擬笑聲的人們，是面無表情地在執行這個動作，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人們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在虛擬世界中，表現得好像很健談、四海兄弟皆為一家人的樣子，但事實上只是個坐在螢幕前，吸收著 3C 產品的輻射線、手指敲著鍵盤的孤獨身影而已，沒有真誠、沒有深度的交流，就像冷冰冰的機器一樣。

孤獨並非等於孤單，上海心理諮詢師章沛然說：「孤單是指獨自一人時的客觀狀態；而孤獨是指當一個人真正和自己在一起時產生的一種身心狀態。當沒有外界的喧囂來做掩飾、沒有紛雜的人際來轉移我們的注意力時，人就不得不面對和自己的關係，不論是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沒有參照、沒有評論，一切全憑本心。這時個體可能產生『自由』的正面感受，也可能產生『孤獨』的負面感受。」²在現今這個忙碌的社會，手機、平板、電腦.....等各種科技用品樣樣不缺、樣樣不少，這樣人們就不會感到孤獨了嗎？很顯然地，答案是否定的，又或許是更孤獨。

通訊軟使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更為方便，但也使得人與人的距離越來越遠，光是透過通訊軟體上文字的傳遞，並不能真正感受到對方的情感，因為文字是沒有溫度的、文字是可以造

² 曹暉(2016年1月24日)。〈心理專訪 | 章沛然：與孤獨和解〉。每日頭條健康版。2018年3月11日。網址 <https://kknews.cc/health/jqagv16.html>

假情緒的。在這些軟體上，人們可以刻意營造出理想中的假象——也許是塑造一個外向、活潑的個性，或是一則有著充實生活的動態，在虛擬世界中，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但回到現實中，一旦斷了通訊網的線，才發現現實並非虛擬世界中的美好，如同從天堂掉進人間一般，面對週遭人們的真實情感，反而不知道如何去應對，這種反差感與重回現實的失落感，也使得人們的孤獨更加孤獨了。

科技的日新月異、人們所刻意塑造出的表象，這是現代人的外向孤獨。

第二節 屬於自身的外向孤獨感

在說說自身的外向孤獨感之前，要先說一段小故事：

曾經有一個小女孩，在幼稚園的時候因為害羞內向而不想上台表演，回家被媽媽氣急敗壞的關在陽台，當時她哭花了臉也尿濕了褲子，在使勁哇哇大哭的同時，還想著原來害羞內向的下場這麼可怕，從此之後，害羞內向變成了她心中的黑名單。

恐懼被植入內心的方式真的很神奇，來自於你的父母和周遭的人。最初你是無比的純真，什麼都不知道。³

身為獨生女的我，小時候集寵愛於一身，雖然平時沒什麼玩伴，但也沒有「只有自己一個小孩很無聊」的念頭出現過，好像從小自己一個人玩習慣了，玩著玩著，也沒真正體會過有親兄弟姊妹的生活，就這麼長大了。長大之後，聽著有兄弟姊妹的同學們說著他們如何如何的相處、一起做了什麼事，我倒是開始有些羨慕了，甚至羨慕他們有人可以吵架、可以打架，我總是會興奮地問他們：「你們怎麼打的？那你是打輸還是打贏呢？」這些別人家稀鬆平常的事情，在我眼裡就像發現新大陸一樣的新奇。

或許是這樣的成長環境，我漸漸習慣自己跟自己對話，就像小時候家裡沒有其他小孩跟我玩鋪克牌，所以我會一人飾四角，開始玩起了抽鬼牌或是排七，而且還玩得很起勁，像自己發明了一款新遊戲似的沾沾自喜。沒有人陪我說話，那就自己跟自己說吧！

記得曾經聽過險峻海峽合唱團（Dire Straits）的一首歌叫〈手足情深(Brothers in Arms)〉，其中有一段歌詞是這樣的：

³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2017)。《疼痛是一道我穿越了的牆：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自傳》。臺北市：網路與書出版：大塊文化發行。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worlds
So many different suns
And we have just one world
But we live in different ones

後面兩句寫到：「我們只有一個世界，但我們卻活在不同的世界。」歌詞中描述的是戰事中兄弟之間的情誼，但在這裡，我擅自將這句歌詞比喻成自己：歌詞中的「我們」指的是外在和內在的兩個我，雖然都住在同一個軀殼裡，但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與情緒，外在的我是外向的，內在的我是內向的，就像兩個不同個性的人同住了一個屋簷下一樣。

現代人的外向孤獨感或許大多來自於科技的日益先進，而我的外向孤獨除了科技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外，我想，更多是源自於家庭背景。因為是獨生女的關係，我習慣自己和自己相處，自己和自己相處的情況下，也會發生平常與人相處時所會出現的事情，例如：鬧矛盾、疏離感.....等等，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當那個外向的我覺得應該這麼做，而那個內向的我又不想、不願意這麼做的時候，天秤的兩端開始不平衡了，內心就會開始陷入糾結，但不喜與人訴說內心世界的我，大多時候只能任由天秤搖擺，搖久了，它始終會找到一個停頓點，不再搖晃。

這是我從小就養成的外向孤獨。

第三節 我畫自己，我與我的作品是被閱讀的空氣

芙烈達·卡蘿說：「我畫自己，因為我經常是孤獨的，因為我是最熟知的主題。」⁴

我畫我自己，就像小時候沒有手足陪我說話，我就跟自己對話，不只跟自己對話，還要把自己畫下來，好像把我的樣子畫出來後，就有另一個我和自己對話，也可以讓觀者閱讀出我這個人或是我內在的那個層面。就像草間彌森對於他恐懼的東西，認為只要拼命畫那個讓他覺得恐懼的物體，就可以消除他對那物體的恐懼。在藝術治療中，個案必須去面對令他痛苦的來源，一旦面對才能治療根本、獲得自由，就像受傷了必須忍住擦藥的痛，傷口才會快點好起來。

我發現年紀越大，背上的鎖鏈越多，但我不認為這是限制，而是讓我更清楚的定義生命意義、關係、個人責任和專業責任的機會。有時候，我會檢視鎖鏈中的一環，發現它已經生鏽了，不值得保留，於是我可能選擇拿掉這一環鎖鏈，也可能仍舊背在背上，但無論如何選擇，都是我自己的決定。⁵

面對沈重的鎖鏈、面對痛苦的來源、面對傷口、面對自己被否定的性格，只有面對，才能更深入了解、熟悉。如同草間彌森對於他恐懼的東西，認為只要拼命畫那個讓他覺得恐懼的、不喜歡的物體，然後超越他們，就可以消除他對那物體的恐懼。草間彌森在自傳中提到令他所害怕的「性和食物」：

我非常害怕性行為和男性生殖器，怕到要躲進壁櫥裡發抖。所以我要盡可能拼命製造、拼命製造這些形狀，讓自己處於慌亂的核心，藉此填補自己內在的缺口，讓自己漸漸擺脫這種恐懼。我每天就這樣持續製造幾千萬個自己害怕的形狀，把驚惶慢慢轉變成熟悉。(圖 1)

⁴ 黃晨淳(2004)。鄧茵茵。《大師自畫像》(頁 251)。臺中市：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⁵ Bruce L.Moom(2011)。《以畫為鏡—存在藝術治療》(頁 178)(丁凡譯)。臺北市：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著出版年：2009年)。

我們生活在一個被食物包圍的世界，這些食物從自助餐廳和輸送帶源源不絕湧來。我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沒有任何其他選擇，只能張開嘴巴把這些食物吞下去。人類就這樣一直吃一直吃，把這些機械生產出來的食物全部吃下肚。只要想到我們今後還要繼續吃幾千萬倍的通心粉，我就覺得非常慌張，被一種強迫性的烏雲籠罩。於是我開始親手雕刻通心粉，試圖超越這種恐懼感。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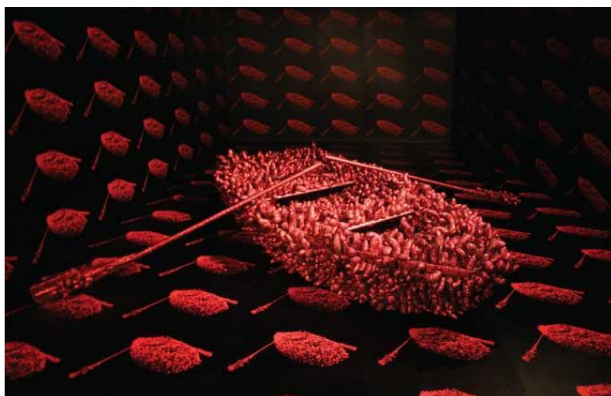


圖 1 草間彌生〈千舟連翩〉，1963 年，裝置軟雕塑，尺寸依展場而定

對於恐懼、不喜愛的事物，不是逃避，而是去正視它、把它當作創作的元素，這是所謂的「心因藝術」⁷，心因藝術是草間彌生所自創的名詞，她把內心的恐懼具體化，轉變成這些作品，這些由心理因素引發的創作就像是由心理因素引發的症狀一樣。面對自身的外向孤獨感、面對這樣內向害羞又不大方的個性，有時會對自己感到厭惡，時常羨慕那些交際手腕很好、特別能跟別人聊上幾句的人。透過呈現自己，是正視自身的性格，也是在抒發我不喜歡自己內在的情感，畫著畫著，就漸漸熟悉、瞭解自己，再畫著畫著，就逐漸能接受自己。在畫面中，不只是我存在，我的那些性格也跟隨著我一起存在。

在畫面上，我時常讓自己融在背景裡，好像看得到又好像看不到，那就是平常的我。草間彌生也時常在自己身上畫滿圓點，然後把背景也都塗上一樣的圖案（圖 2），這是她所謂

⁶ 草間彌生(2011)。汪若蘭。《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頁 61、63) (鄭衍偉譯)。臺北縣；木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⁷ 同註五，頁 85。

的「自我消融」⁸，消融並非抹除一切不留痕跡的「毀滅」，反而是一種隱藏自我、融入創作物，和世間萬物甚至永恆化為一體，是合而為一的「融合」。在一個群體中，我不是最被注目的那一個，也不是幽靈一般完全沒有存在感的那一個，我就介於中間值，像剛站上體重計時，那支左右晃呀晃的的指針，永遠伴在標準值的左右，不太上也不太下。



圖 2 草間彌生像，取自
<https://read01.com/Ke7PkM.html#.WqCUt2pubIW>

⁸ 同註五。頁 85。

第三章 閱讀我

〈墜入〉

你從指縫間掉落

像小溪流過石頭

像指甲劃過黑板

像生鏽的鐵罐 聲音沙啞

像拉開椅子 沒有人會坐下

我只能給你一個眼神

請你

讀我

— 《女演員》連俞涵⁹

第一節 視線與觀者之間的關係

眼睛是一種能接收訊息和發出訊息的器官，嘴巴亦是，但眼睛和嘴巴不一樣的是，眼睛以無聲的方式來動作，無聲勝有聲，沒有說出來的比說出來的令人有更多想像，透過眼神交流來傳遞比嘴巴更具威信的自我無畏懼訊息。人物直視觀者、直視前方的姿態時常出現在作品中(圖 3、圖 4)，大概我的外在表現和內心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吧，就像卡通裡常出現內心天人交戰時刻時，會出現的小天使和小惡魔的場景，外表看似固執老實，其實內心裡都有一個小惡魔在作祟。



圖 3(左) 蔡佩君〈囁囁-1〉(局部)，2017年，紙本膠彩，116.5x91cm



圖 4(右) 蔡佩君〈勾勾手〉(局部)，2018年，紙本膠彩，185x125cm

⁹ 連俞涵(2017年)。董秉哲。《女演員》(頁 52、53)。新北市；凱特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孟子說：「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正焉，胸中不正，則眸子斜焉。」¹⁰ 要了解一個人，必須要透過眼睛來觀察，眼睛無法掩蓋一個人的真正情感，所以孟子才會說，跟一個人說話的時候，注意觀察他的眼睛，因為眼睛可以看出他的善惡真偽。

眼睛直視前方所透露出的訊息，是有種不畏懼、不害怕別人看透我的感覺。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時常會透過眼神來交流，在還未用言語溝通之前，眼神已經讓我們訂下了一個人的第一印象。聽說人在說謊的時候，眼神會閃爍、飄忽不定，那是因為心裡感到心虛，不能以堅定的眼神來為自己說出的話負責。眼睛是身上器官中最不會騙人的，不管是畫多濃的裝或是改變裝扮，眼神始終還是與大腦與心相互連結，並做出最真實的反應。作品中的我透過直視觀者，想表達對於自身的性格不隱瞞，也對自己誠實。

2010年，藝術家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展演〈藝術家在此(The Artist Is Present)〉的行為藝術活動(圖5)，從博物館一開門到關門為止，瑪莉娜始終坐在椅子上，它的對面有一張空椅，任由觀眾坐下並與她進行一對一的凝視，除了他們的內在，他們沒地方躲藏。就在凝視之間，似乎有什麼情緒隨著時間而傳遞、流動，不需要言語的表達，許多人在靜默的眼神中流下眼淚或情緒激動。



圖5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藝術家在此(The Artist Is Present)〉片段

¹⁰ 孟子，《離婁上》第七編，2018年3月14日，網址 <http://www.bigear.cn/news-523-65305.html>。

你沒說話，但每件事都發生了。¹¹

我想，眼神流露出的是最純淨的真實感情，不受任何污染，而言語卻能用詞彙隱藏和裝飾自我的情感。在自我的經驗中，與人面對面交談時，偶爾會遇到被對方炙熱的眼神緊盯著的情況，現實中的我總是會感到不自在，就好像內心的世界被看透了，開始眼神閃爍、躲避、飄忽不定，深怕內心受到眼神的背叛；在作品中，我直視每個與我凝視的觀者，想要戰勝內心的恐懼與害怕，直視我以往不願意直視的不安。這就猶如瑪莉娜的另一件作品〈節奏零〉(圖 6)，在表演結束後，她走向對她施予折磨的群眾，群眾們開始逃跑、逃避，藝術家就是他們所恐懼的，沒有人能夠直接地面對藝術家，沒有人能夠敢於面對自己方才的行為，瑪莉娜說：「我把恐懼展示給觀眾：利用他們的能量將我的身體推到極限。這個過程中，我將我從自身的恐懼之中解放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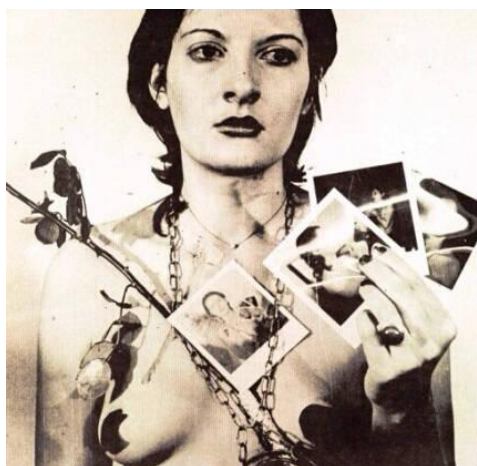


圖 6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 (Marina Abramović)，〈節奏零〉

在凝視的這個過程，我嘗試將內心的不安放下，拾起無畏，用一種堅定又固執的眼神凝視著。

¹¹ 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2017)。《疼痛是一道我穿越了的牆：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自傳》。臺北市：網路與書出版：大塊文化發行。

第二節 由自身的不安全感探討不安穩構圖

〈安全感〉

如果你來

發現門是開著

你要先將門關上

再敲敲

讓我知道有人

讓我自己開門

— 《光天化日》任明信¹²

或許是因為獨生女的關係，長大後凡事除了父母，必須要靠自己，但父母年紀也漸長，在遇到事情沒有兄弟姊妹可以商量的情況下，內心總是惴惴不安，忐忑著會不會在未來的某一天需要我的果斷決定，也想著盡量任何事情都會學會自己處理解決，時時刻刻秉持「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的信念，但也因為這樣，自信心不足的內心就像一艘在海上漂泊的船，面對大浪小浪，沒有可以停靠的港口，只能正面迎擊或任由海浪恣意的拍打。而這種內心的不安全感日益漸長。

作品中的場景看起來悠閒自在，但其實在細微之處仍可看出內心的焦躁不安感。這讓我想到八大山人的作品（圖 7），畫面中的魚在水中看似一派輕鬆，再仔細一瞧魚的那對雙眼，以一種白眼向人的狀態，這雙白眼來自於八大山人內心的不平衡與對社會的不滿，反映出桀驁不馴的情緒。另一方面，魚的雙眼並非向前看而是向上看，也說明了內心的不安，像是在防備一樣，深怕被攻擊，必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圖 7 八大山人〈安晚冊〉1694 年，收藏於日本泉屋博古館

¹² 任明信(2015)。《光天化日》。午夜前替你寫字@writebeforemidnight。2018 年 2 月 25 日。網址 http://www.pictame.com/media/1415951949056065427_4268067465。

文學評論家麥克·尼爾（Michael Neill）認為：「在人類文化中，手一直是個具暗示性的主題，這跟任何一種普世重要性較無關連，而是跟手本身便適合作為特別的符號較有關。」¹³手是一種身體語言，由手的擺放姿勢或手指的細微動作就大概可以看出一個人當下的情緒是如何。例如，聽說一個人在說謊的時候，因為肌肉緊張而緊繃，所以手掌不會呈現敞開的姿態，又例如拿我來舉個例子，我常常將一隻手或兩隻手搭在另一隻手的手軸處，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動作，當下並不會意識到，而是會在一個瞬間才突然發現自己又做了這樣的動作，我覺得這是一種身體的自我防衛機制，當感到緊張不安的時候，這個類似環繞自己、把自己包圍的動作讓我增添些許的安全感。關於「習慣雙手抱胸」，曾有看過研究說明：雙手抱胸的行為，是希望讓自己看起來更巨大，更不容侵犯，有種強烈的防備、拒絕的意思在。習慣雙手抱胸的人，往往也會比較喜歡獨處，他們總會試著尋找一個可以讓自己放鬆心情的小空間，躲開所有打擾。而「環繞」、「包圍」與「手部動作」也成了我作品中可以閱讀到不安全感的線索。

手部的動作表現在藝術史中也是時常被使用的題材，最著名作品之一便是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頂棚上的壁畫—創世紀（圖 8）。在這幅畫中，上帝的手指與亞當伸出手臂的食指若有似無的接觸著，象徵上帝賦予亞當生命。指出食指的手勢在藝術史中不斷被重複運用，譬如文藝復興、巴洛克和古典主義繪畫中小天使的手勢。從觀者的角度來看，似乎在指著某種禁止、隱晦、重大或扭轉事件的事物，就像孩童既無邪又會意地指著某種物件或情況。¹⁴在戴安·亞博斯（Diane Arbus）的〈手持玩具手榴彈的小孩〉作品中（圖 9），小男孩在鏡頭前，穿著俏皮可愛的吊帶短褲，臉部呈現扭曲狀，看起來像在對著鏡頭裝模作樣地扮鬼臉，但手部的扭曲怪異動作，讓原本逗趣的畫面蒙上一絲詭異和不安感，加上手上握著玩具手榴彈的聯想，似乎是想告訴觀者更深入的訊息。透過手本身的暗示性和語言性，更能閱讀出作品所要傳達的情緒。

¹³ 謝佩霓(2007)。〈手的表情：美國布爾基金會世紀經典收藏展〉(頁 28、29)。高雄市立美術館。

¹⁴ 同上(頁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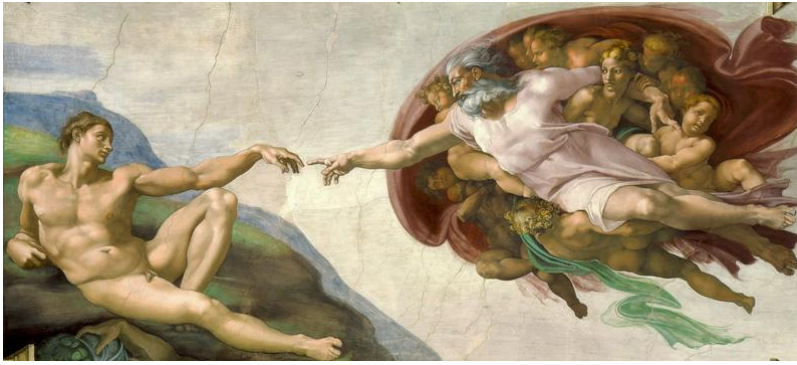


圖 8 米開朗基羅〈創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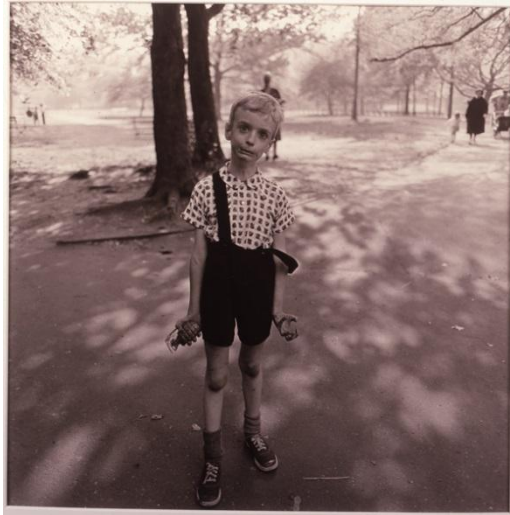


圖 9 戴安·亞博斯 (Diane Arbus) ，
〈手持玩具手榴彈的小孩〉

襪子也是想表現自身沒有安全感的性格之一，畫面上的人物皆是有穿著襪子的(圖 10)，襪子對我來說除了有它原本禦寒、隔絕腳底與鞋底的功能之外，還有另外一個功能是使我有安全感，我不喜歡在外露出腳趾頭，這讓我覺得赤裸與不自然，我甚至沒有一雙外出穿的拖鞋，連涼鞋、室內拖都是有包腳指頭的，除了洗澡睡覺與鮮少在房間的時間，能不露出腳趾頭就不會露出，襪子包覆住腳讓我感到安心。



圖 10 蔡佩君〈打勾勾〉(局部)，2018 年，紙本膠彩，185×125cm

第三節 紅色系作為一種符號

〈我們之間就像抽了不同牌子的菸〉

你喜歡藍

我卻更喜歡白

你喜歡苦澀

我喜歡平淡

你耽溺混亂

我簡單

總是搭不到一起

所以才離不開

又愛不完

—《女演員》連俞涵¹⁵

顏色上的語言與情緒也是描繪內心世界的重要一環，紅色通常會讓人聯想到熱情奔放、喜慶、充滿活力的，相反的，紅色也可以是危險、緊張與不安，同一種顏色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感覺，透過紅色來傳達內心世界的矛盾，也可以說是利用紅色來呈現外表與內心的反差感。

最早的紅色染料，是來自於胭脂蟲。早在馬雅文明和阿茲特克帝國時代，就已經利用胭脂蟲來取得紅色染料。然而在這種鮮豔的紅色背後，卻有黑暗的一面：

先前在工廠裡看到的那些大鋼盆，滿是活生生的懷孕雌蟲，被丟入攪拌機裡攪拌成「顏色索引」編號十四號的顏色。「你吃素嗎？」布斯塔曼特突然這麼問。我說不是，雖然我對那天捏死三、四隻胭脂蟲時，血噴出染紅手心的情景，心中有些難過。「我不想知道牠們心中想些什麼。」布斯塔曼特冷酷地說著。¹⁶

¹⁵ 連俞涵(2017年)。董秉哲。《女演員》(頁20、21)。新北市；凱特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¹⁶ 韋芬莉(2004)。《紅色》(頁22)。台北市；時報文化。

西藏布達拉宮中的「紅宮」是供奉歷輩達賴靈塔的祭堂，是整個布達拉宮的中心、是整個建築群的靈魂，有著紀念和祭祀的重要意義。英國女皇的皇家徽章亦是朱紅色。紅色是如此的高貴、是在國王或教主身上會出現的顏色，但卻要攪碎成千上萬隻的胭脂蟲才能得到，就像柏格曼的電影〈哭泣與耳語〉中，大片紅色的牆面（圖 11），暗示着隱藏的憤怒、激情、慾望、血腥與死亡。在這樣的反差之下，紅色成為了那個屬於我的顏色。



圖 11 〈哭泣與耳語〉電影片段

以前的我對紅色無感，沒有特別喜歡也沒有特別討厭，對於紅色系的評價，覺得它是一種很顯眼的色系，但在創作的過程，慢慢的身邊出現一些紅色系相關的物品：紅色的衣飾、紅色的鞋子、紅色系的布料、紅色的包.....，看到路上穿著紅色系衣服的人會多瞧兩眼，甚至在圖書館找尋翻閱書籍時，對於紅色系書皮的書總是會從書堆中抽出來打量打量，紅色已經不知不覺滲透了我的生活周遭。在 2004 年，杜倫大學的兩位生理學家羅素·希爾 (Russell Hill)和羅伯特·巴頓(Robert Barton)研究人類對於紅色的反應，他們做了一個實驗：在拳擊和跆拳道等對抗性體育項目中，為運動員隨機分配紅色或藍色的服裝和護具，然後對比同樣一名運動員穿著不同顏色的服裝時會出現什麼差異。實驗結果顯示：紅方選手的勝率大約比藍方高 5%。這說明了穿紅色衣服的人感覺自己更強勢、更有自信，導致心跳加快，辜丸酮含量上升，進而提高比賽成績。相反的，當對手看到紅色會感到恐懼害怕，導致狀況不

佳，辜丸酮水平也會降低。在自然界裡，有一種靈長類叫山魈¹⁷（圖 12），他們的面部有鮮紅色的印記，體格越強壯、地位越高的山魈，其印記的紅色就越鮮艷，牠們透過這樣的辨別方式來減少打敗仗的鬥爭。



圖 12 山魈面部的紅色印記

從原本沒有那麼特別喜歡紅色，到後來漸漸喜歡紅色的我，這是潛意識慢慢接受了骨子裡原生的那個我，如同山魈一樣，我在自己的內心畫了一個紅色的印記。

¹⁷ 山魈(丁一玄)(學名：Mandrillus sphinx)是猴科山魈屬的一種，是世界上最大的猴。體毛為橄欖色，雄性面部的色彩較豐富，且隨著性成熟的程度增加。

第四章 閱讀空氣

第一節 被纏繞的矛盾

藤蔓—不管上面是有刺或是沒刺的藤蔓，對我來說，他們就像繩子一樣有制約的功能，令人有種壓迫感。荊棘與牽牛花同樣具有如此特徵，作品中手與荊棘像是在相互拉扯的敵對關係，又像在編織什麼似的合作關係，以荊棘來說明這樣反差的矛盾感。

表現出外向的個性，有時會使我筋疲力盡，但處於這個社會環境中，不散發點小光芒或是發出點聲響是無法生存的，就拿老師來舉例，老師是個需要站在台上、面對台下四、五十個學生講話的職業，時不時的還要表現出威嚴，當問了問題台下學生一片沈寂時，台上的老師也總要打破這令人尷尬的沈默。在眾多老師中，一定也包含著個性比較內向的老師，我也曾經當過實習老師，在台上教課的我像是個演員，演出老師該有的樣子，下了台，又變回原來的我。這樣的情況時常在生活中發生，雖然沒有人強迫必須這麼做，但迫於現實又不得不這樣做，很令人矛盾，就像有一條荊棘或是藤蔓纏繞在手上，只要不亂動、乖乖聽話就能和它和平共處，但只要一反抗，就會弄得自己遍體鱗傷。作品〈矛盾-1〉(圖 13)〈矛盾-2〉(圖 14)就是想將這樣的無奈之感表現出來。



圖 13 蔡佩君〈矛盾-1〉，2017年，紙本膠彩，60.5x50.5cm



圖 14 蔡佩君〈矛盾-2〉，2017年，紙本膠彩，80x60.5cm

周夢蝶寫了一首關於牽牛花的詩詞，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一路熙熙攘攘牽挽著漫過去
由巷子的這一頭到那一頭

少說也有八九百上千朵之多吧？
昨晚放學回家時還沒個影兒
今天抓起書包剛一跨出門
便兀自豁破朝陽金光明的眼睛

曲調是即興而頗為 Wagner 的：
一個男高音推舉著另一個
另一個又推舉著另一個
轟轟然，疊羅漢似的
一路高上去……

好一團波濤洶湧大合唱的紫色！

我問阿雄：曾聽取這如雷之靜寂否？
他答非所問的說：牽牛花自己不會笑
是大地——這自然之母在笑啊！¹⁸

讀到這首詩的後頭，那幾句「好一團波濤洶湧大合唱的紫色！」「牽牛花自己不會笑」，彷彿說著牽牛花就是個人、有喜怒哀樂情感的人，由於早上開花，下午閉合的特性，法國人還給它起了個「清晨的美女」的名字。相反的，也有人覺得牽牛花的美稍縱即逝：

然而無論牽牛花是多麼燦麗地綻放，不知道為什麼，它總是給我一種帶著些許寂寥，稍微落寞，並有一絲淒清荒涼的感覺。尤其是當風吹起來的時候，他在風中危顛顛地抖動，彷彿隨時都會被風吹墜下來那樣。¹⁹

¹⁸ 周夢蝶(2002)。《十三朵白菊花》〈牽牛花〉(頁 82-83)。臺北市：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同樣是牽牛花，卻給人兩種相反的情感。牽牛花對於我的情感，大概是後者多一些，牽牛花的美給我一種抓不住的失落感，還記得第一次經過整片牽牛花的景象，心裡想著等等要帶著相機來記錄下這美好，結果再次經過時，我還以為是我轉錯了小巷認錯了路，整片的牽牛花像是說好集體打烊關店門似的，使得前來品嚐的饕客向隅了。

伴隨著牽牛花的特性以及對牽牛花的聯想、印象，我總覺得牽牛花就是個愛說、愛唱、愛笑的人，開花的時候它張著它那大口，像極了一個滔滔不絕的人，大概是想要趁開花的時候一次把想說的話說完，畢竟開花時間也只有那短短的幾個小時。在〈噤噤喳喳-1〉（圖 15）〈噤噤喳喳-2〉（圖 16）兩件作品中，將牽牛花比喻成正在告訴著別人不能這樣、不能那樣的人們或是在社會中刻板印象的規範，人們總是喜歡給別人建議，而這建議往往會裹上「為你好」的包裝，使你不得不收下這沈重的恩情與臉面，但給了建議卻又不能負責你往後的人生，因為我們知道，陪你走到最後的只會是自己，自己的人生只能自己負責，這些人們就像牽牛花一樣，剛剛還口沫橫飛地說著，回頭還想繼續問它意見時，卻吃了閉門羹。在這樣不能為所欲為的世界中，為了融入社會，即使與內心的想法背道而馳，也不得不做些改變，只能以眼睛來傳達內心的無奈感、但又期望自我無畏懼的訊息。

〈噤噤喳喳-1〉（圖 15）此件作品中，人物的頭部和頸椎以一種怪異、不舒服的姿勢呈現，像是有一種無形的外力所造成這樣的姿勢，然而，我們卻看不見造成外力的原因是什麼，表現創作者內心的無可奈何之感，這樣的無力感，就像我知道手伸出去抓到的是空氣，我知道我抓到什麼，但我也不知道抓到什麼。身著單薄衣褲，將自身的遮蔽物降到最低，試圖說明在極少遮擋的情況之下，內心是赤裸裸的攤開在眾人面前。雙手緊緊握住一把牽牛花，從手指的緊握程度可以看出人物內心的焦躁不安，縱使內心不安，外表還是表現出從容優雅的樣子，不想讓人發現心裡真正的情緒。

¹⁹ 朵拉(2007)。《牽牛花》〈偶遇的相知〉(頁 12)。馬來西亞：紅樹林書屋。



圖 15 蔡佩君〈叽叽喳喳-1〉，2017年，紙本膠彩，116.5x91cm



圖 16 蔡佩君〈噯噯噯噯-2〉，2017年，紙本膠彩，72.5x182 cm

第二節 兩個我

我不是超現實派，我從不畫夢境，我畫自己的現實狀況。我只知道我必須畫，而且直接畫下流經我腦子的東西，不做其他考慮。²⁰

兩個我，一個是外向的我，一個是內向的我；一個是看得到的我，一個是看不到的我。

作品中鉤線的部分，是用珍珠粉加上顏料所勾勒出的線條，平常在沒有強烈燈源的照明是比較不明顯的，只有在太陽光或是投射燈的照射之下，才能隱約看出珍珠粉閃閃發亮的質感，以這樣的方式來表現外表和內在的我。

在〈圓圈〉（圖 17）這件作品，畫面中的兩人合起來呈現一個圓形的狀態，就好像把自己圈起來就可以掩耳盜鈴似的感到心安。如果要用一個形狀詞來形容我這個人，可能會是圓的，所以兩個人合起來的形狀像一個圓，圓是一個循環，也像一個漩渦，不管好的壞的都只會在自己的圈圈裡打轉。後方的背景地毯也表現出漩渦感，配合人物圓形的型態，藉此隱喻陷入自我內心世界中的我。作品中出現同樣是紅色系但卻有著天壤之別的差異，兩個人各穿著深紅色和粉色的衣服，深紅色給人一種不安定的緊張感，而粉色是輕鬆可愛又有些許少女心的感覺，從一個人穿衣的風格可以看出個性，畫面中的兩個人都是我自己，卻穿著不同個性顏色的衣服，這樣的反差就像表面的我和內在的我一樣。把這兩種顏色呈現在畫面上，有種在這個圈圈裡相互矛盾又互補的感覺。上方人物手拉衣角的動作是我認為一個人在緊張不安的時候會無意識做出的行為，就像有的人喜歡有口袋的衣服，走路的時候才不會不知道手要往哪兒擺，而顯得手無足措。這種透過手部語言來表現缺乏安全感的方式，在另一件作品〈勾勾手〉中也可見到。

²⁰ 施叔青(2001)。《兩個美烈達·卡蘿》(頁 114)。臺北市：時報出版。



圖 17 蔡佩君〈圓圈〉，2018年，紙本膠彩，130x194cm

〈勾勾手〉（圖 18）顧名思義就像打勾勾一樣，畫面中的兩人若有似無的只勾住小拇指，雖然勾在一起但眼神又沒有交流，目光故作沒事的直視觀者。衣服的袖口刻意遮住了大部份的手掌，企圖想和眼神聯手掩飾內心的不安，卻被手指給洩漏了。同時，也呼應了自身性格，每當遇到不熟悉的人事物時，會想要故作鎮定，讓自己在別人的眼中看起來是從容優雅的，其實心裡七上八下、戰戰兢兢，深怕說錯話做錯事。自覺是一個不太敢面對新事物和挑戰的人，每天都過差不多的生活、到差不多的地方、遇到差不多的人、處理差不多的事情，這樣或許對我來說才是安定的，而且使我心安。但這個心願對於現階段的我來說，大概是癡心妄想吧。深深自知，只要稍不留神，那個內心的另一個我就會跑出來，必須努力的嚴加看管，讓自己維持從容不迫的形象。雖然那個內在的我偶爾會從細微的動作中顯露出，不過這種不安全感是不會表現在外表神情上的。作品描繪兩個我同時躺在花地毯上，看似一派悠閒，地毯上的花紋又滿又擁擠，又沒有規矩的胡亂生長，以這樣的花紋來反映內心的不安全感。



圖 18 蔡佩君〈勾勾手〉，2018年，紙本膠彩，185x125cm

〈聽我聽你〉（圖 19）這四個字亦可以組合成「我聽你聽」，是一個圓圈似的循環。到底是內在要傾聽外在的聲音，還是外在要傾聽內在的聲音，這樣的矛盾，時常在心中拉扯著。畫面中的我掛著耳機，耳機這種物件是很私人的，是為了不要讓別人聽到才需要設置的物件，但它卻又有左右耳的設計，看似是私人物件，實際上又可以分享。一頭的耳機掛在我的耳朵上，另一頭放置在桌上，桌子的另一端被畫面切掉，耳機與桌子都暗示著另一端可能有人。另一端那個看不見的人，是內在的我，面對發出一樣聲音的耳機，內在的我選擇避而不見，並將那個故作鎮定外在的我往外推出，耳機所發出的聲音就如同在面對現實生活所散發出的訊息，內在的我總會逼迫外在的我出來應對。也因為在畫面上看不見內在的我，所以使觀者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圖 19 蔡佩君〈聽你聽我〉，2018 年，紙本膠彩，80x60.5cm

第三節 療癒角落

內向者想要快樂，一定要有「療癒角落」。²¹

「療癒角落」是哈佛心理學家利托教授所創的詞，他用這個詞來形容可以隔絕外界吵雜與紛擾的實體或心靈空間，讓你沈澱思緒與情緒，從一整天辛苦的人際相處中恢復精神，回歸真我。²²

地毯上的花紋、衣料上的花紋也常見於作品中，從小就喜愛柔軟布料的感覺，它們讓我感到有安全感，這樣的安全感就如同天氣冷時，身上需要穿上衣物或蓋上棉被所帶來禦寒功能的那種溫暖。而衣物上或是地毯上的那些花紋，可以追溯到我學習縫紉的過程，喜歡布料的我自然而然就想拿這些布去做成更實用的物品，久而久之，那些布上的花紋就會映在腦海中，漸漸地，逛街時所挑選的衣服也會選擇上面有花紋的，像是愛屋及烏的概念似的，身邊多了許多不同風格、種類花紋的物品，這讓我想到了英國工藝美術運動領導人之一的藝術家——威廉·莫里斯的作品(圖 20)，工藝美術運動的特點是強調手工藝，並且明確反對機械化生產，採用大量植物、花卉、鳥類等，呈現具有裝飾性風格的圖像。在我的畫面中，不管是地毯上的花紋或是衣服上的花紋，也時常會出現莫里斯所畫的元素，而會有這些元素，更大的影響力是來自於布上和我身邊所擁有的物品上的紋樣。畫面中的背景花紋和人物衣服上的花紋也會相互呼應，幾乎有種人物與背景融為一體的錯覺，透過這樣的呈現手法來訴說自己內向害羞的性格，不希望成為目光的焦點，就像空氣一樣雖然看不見，但依然存在。



圖 20 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Snakeshead〉，1876 年

²¹ Susan Cain(2017)。楊如玉。《安靜的力量，從小就看的見》(頁 242)(徐嘉妍譯)。台北市：商周出版。

²² 同註二十一(頁 239、240)。

這一系列開始有了空間的介入，所畫的空間都是屬於我的療癒角落。在這些空間中，並非僅有單點透視，但也不是像立體派這樣的誇張，這使得畫面看起來有點不平衡。在物品或是衣物的花紋上，加入了更貼近於我的花紋，也可以說是將我喜歡的事物組合，成了關於我、屬於我的花紋。

〈毛毯貓〉（圖 21）這件作品所描繪的是一個可以使我放鬆且安心的空間。對於沒有什麼安全感的我，一個空曠的地方讓我不安、緊張，每每到了一個地方，可能是咖啡廳、餐廳，也可能是教室，我總是會選擇最靠近旁邊或是角落的位置，至少背後或是旁邊一定要有一面牆，才能使我安心些，地毯對我來說就是扮演著這樣的角色——一塊溫暖的小角落，地毯不大也不小，一放在地上，就自成了一個小區域。藉由畫面的不穩定構圖，例如倒三角形的地毯，來說明自身那種不管外在行為或是內在心理所表現出的不安全感。在花紋的安排上，也採用比較安定的、有頻率的重複花紋，和以往沒有一個規律的花紋相較起來，有規律的花紋更顯內心的平靜。〈毛毯貓〉這個名稱是來自一部日劇，而這部劇的劇名源於貓對環境改變的敏感度，劇中男主角想要送養七隻貓，在貓離開熟悉的環境時，如果能夠帶上牠們習慣睡覺依偎的毛毯，就能夠減低他們對環境改變的焦慮不安。貓的毛毯和我的地毯皆扮演著同樣的角色，就像小時候幾乎每個人都會有一條怎麼樣也不肯洗、不肯丟的小被被，那些都是歸屬感、安心的源頭。



圖 21 蔡佩君〈毛毯貓〉，2018年，紙本膠彩，70x140cm

〈離開之後-1〉（圖 22）和〈離開之後-2〉（圖 23）兩件作品皆是在屬於我的療癒空間，這樣的場景一部分是我所生活的真實環境，一部分則是我理想的生活場景，在虛虛實實之間拼湊出可以讓我暫緩現實生活壓力的空間。標題中的「離開」，代表著我暫時離開真實生活回到舒適環境，也代表著別人的離開使我在心中留下孤寂。畫面上只看到「我」這個人物角色的出現，但從物品的擺設可以推測出還有其他人的遺跡，例如：桌上的兩個馬克杯、移動過的抱枕、擺滿椅子的空間，這或許是在幾分鐘之前，有一個或是數個朋友造訪所留下的痕跡。我喜歡一個人，也不喜歡一個人，這種矛盾感是連我自己也分辨不出自己的喜好。我喜歡一個人，因為一個人的時候可以從內到外好好的放鬆，這時候可以任由內在的我出來蹦蹦跳跳，在一個空間裡，不用在意別人的目光和想法，可以安靜下來釋放一整天的情緒和壓力，並傾聽內在那個我的心聲。我不喜歡一個人，因為有時候讓我感到孤獨，大家應該都有過家裡來朋友拜訪的經驗吧，朋友來的時候，總是會請他們坐、請他們喝茶，當朋友離開時，就剩下那些使用過、待整理的物品單獨與我處在同一個空間裡，那是一種抓不住的孤獨惆悵感。畫面中傢俱的配置與擺設刻意使之歪斜，小至地毯、沙發，大至空間的處理。這樣的構圖是想要與內在的情緒做呼應，在一個舒適的空間中，以不穩定的構圖來暗示內心的不安。花紋方面，除了受莫里斯的影響外，還將自己的喜好藏於花紋裡頭，〈離開之後-1〉的地毯上出現了手，我一直都很喜歡手這個身體部位，從閱讀手的動作就可以得到一個人些許的訊息，手部的動作也間接暗示了內心世界。〈離開之後-2〉中更是可見我的愛好，養寵物一直以來是我夢寐以求的，無奈因家庭環境的因素，只能偶爾看看、玩玩別人家的寵物，將作品中的狗、貓、魚和鳥藏於細微之處（圖 24）（圖 25）（圖 26）（圖 27）（圖 28）（圖 29），融合在花花草草的這些動物們，不仔細看是看不出來的，企圖將這些動物們小心翼翼地保護著，就好像偷偷在家養了寵物，不想被家人發現。



圖 22 蔡佩君〈離開之後-1〉，2018年，116.5 x 91 cm



圖 23 蔡佩君〈離開之後-2〉，2018年，97 x 130cm



圖 24 〈離開之後-2〉細節



圖 25 〈離開之後-2〉細節



圖 26 〈離開之後-2〉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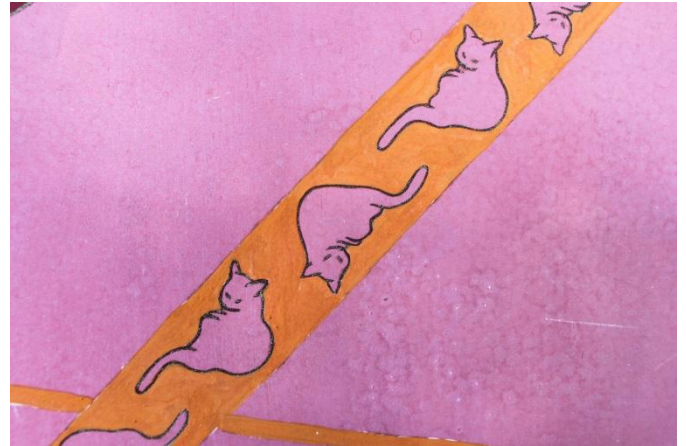


圖 27 〈離開之後-2〉細節



圖 28 〈離開之後-2〉細節



圖 29 〈離開之後-2〉細節

〈如果可以成為野獸〉（圖 30）這件作品將那些我所喜愛的動物們放大了，乍看之下看起來好像真的躺在動物堆裡，但其實那些動物只是花紋的一部分而已。時常羨慕動物們，牠們不太需要像人一樣交際應酬，大多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反應是牠們最真實的情緒，即使是被馴服的家貓、家狗，都還是存在著他們原始的本能。雖然因為表現真實的情緒而被分類為是不社會化、不文明的野獸，但光是這份可以表現真實情緒就讓我嚮往。畫面中的我想要融入這些動物當中，動物們悠閒自在的或躺或臥，我也是其中之一，但似乎沒有牠們這麼的舒心自在，因為我不是野獸，我是生活在這個社會的一份子，必須表現出社會上人們所期待的樣子。人們的欲望總是又大又多，然而伴隨著欲望而來的是痛苦，人們之所以常常覺得人生很難，大概就是因為欲望太多卻又棄之可惜吧，即使知道欲望帶來痛苦，也不能像野獸一樣只想著吃喝拉撒睡。在這個自我療癒的空間，暫時讓自己是這些野獸的一份子、暫時可以表現出自己的真實情緒，如果可以，我也想暫時成為野獸。



圖 30 蔡佩君〈如果可以成為野獸〉，2018年，130 x 97 cm

結語

在決定創作這一系列作品之前，我曾想過：真的要把自己的內心世界層層剝開讓別人觀看嗎？也許我也可以選擇創作出像低限藝術那樣，作品在作者完成的那一霎那，兩者已經沒有任何關連，在作品上看不出作者的影子、也察覺不出作者的情緒。對於這樣的創作題材，大概可以更理性的面對一個議題，不需要敞開心房的面對自己 and 觀者，但，封閉自我內心或敞開心房兩者之中，即使知道依照自己的個性，可能會羞於將自己的內心世界給別人觀看，我還是選擇了後者。以前的我對於害怕、未知或是結果可能會不如意的事情會逃避，不敢也不想去面對，不過這次我想逼著自己直觀自我，這是我的選擇，承認是自己的選擇，等於承認還有其他選擇，並非是被逼迫的，我帶著自己的選擇跨出那一步，不想再逃避。

我是一個念舊的人，對於想念又見不著的人，總會害怕有一天忘記他的長相。通常，如果我想要記住一個人或是懷念一個人，就會開始在腦中想像他眉毛的弧度、眼睛是圓的還是細長的、鼻子的寬窄、嘴唇的厚薄……等等，慢慢地在腦海中建構出他的形象，確保自己沒有忘記他的長相後，才會心滿意足地把這個長相放回腦海的記憶庫，沾沾自喜得像是在考試時順利背出答案一樣。透過描繪自畫像的過程，就如同在我腦海裡建構出別人的長相，我們鮮少有看到自己的機會，只有在照鏡子的時候才能見到自己的模樣，我一遍又一遍地描繪自己，想要記住這時候自己的長相、性格以及真實的情緒。

「所謂藝術，其實就是技術。是為了將肉眼不可見的精神化為物質的技術。」²³

在創作過程中，我盡可能地一層一層像撥洋蔥似的審視我的內心世界、傾聽內心的聲音。大多數的人都渴望被瞭解，但首先我必須要先了解自己，並且透過書寫與創作的過程，誠實的面對自己。這篇論文記錄著這個階段的我，也想著或許觀者在閱讀這篇論文或是在觀看我的作品時，能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覺。未來的我會變成怎樣，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期望未來的我，能夠越來越接受這樣的自己。

雖為結論，但在真實世界中，日子還是一天一天的過、時間還是滴答滴答的走，故事仍然會繼續下去。

²³杉本博司(2014)。《藝術的起源》(頁 182)。台北縣：大家出版：遠足文化發行。

參考文獻

專書

1. 草間彌生(2011)。《無限的網：草間彌生自傳》(鄭衍偉譯)。台北縣：木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 連余涵(2017年)。《女演員》。新北市：大合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3. 黃晨淳(2004年)。《大師自畫像》。臺中市：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4. Bruce L.Moom (2011)。《以畫為鏡—存在藝術治療》(丁凡譯)。臺北市：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原著出版年：2009年)。
- 5.Susan Cain (2017)。《安靜的力量，從小就看的見》(徐嘉妍譯)。臺北市：商周出版。
- 6.齊藤茂太(2017)。楊素宜。《孤獨力：一個人也可以好好過》。臺北市：遠流出版。
- 7.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2017)。《疼痛是一道我穿越了的牆：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自傳》。臺北市：網路與書出版：大塊文化發行。
- 8.謝佩霓(2007)。《手的表情：美國布爾基金會世紀經典收藏展》。高雄市立美術館。
- 9.韋芬莉(2004)。《紅色》。台北市：時報文化。
- 10.周夢蝶(2002)。《十三朵白菊花》。臺北市：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 11.朵拉(2007)。《牽牛押花》。馬來西亞：紅樹林書屋。

12. 施叔青(2001)。《兩個美烈達·卡蘿》。臺北市：時報出版。

13. 杉本博司(2014)。《藝術的起源》。臺北縣：大家出版：遠足文化發行。